

亲人

◎陈索尔

陪母亲去看她的大姐。母亲有三个姐姐,她是细妹。小时候,去三个姨妈家的路是再熟悉不过的,要是步行,闭着眼睛也能摸到。

在大姨妈家屋前屋后喊了几声,无人应答。找了一通,发现满头白发的大姨妈正在不远处的田里种黄豆。她束着围裙、弯着腰,右手握着小锹、左手抓满豆子,走一步,挖个塘,播下豆,拍拍土……我连摁两声喇叭,她才发现我们来了。

在回去的路上,母亲喃喃自语:“你大姨丈(如东西部方言)已经走了三四年了,他身体本来多好啊,要是还在,你大姨妈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

我的内心泛起一阵无以言状的酸楚。大姨丈是我在陕西工作两年期间失去的唯一一位亲人。结束援陕回家后,我专程去看望大姨妈。她拿出了大姨丈交给她的一张处方,说是留给我们备用的。这是一张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出的妙方,当年大姨丈寻访了大江南北的名医,终于把大姨妈的腰椎治好了,至今没有复发。

我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,住院治疗的日子里,大姨丈经常来看我,给我捎来花生糖、大西瓜等当时的稀罕物,又找他熟识的医生询问医疗方案。我的病情逐渐好转,家里却因为我的医药费欠了债,大姨丈家的钱是最后一个还上的。

我上了学堂后,有一天,母亲带回一只会说话的“盒子”,说是大姨丈送我们姐弟俩的,名字叫收音机。有了这个,我和姐姐的生活从此变得五彩浪漫、充实快乐。我普通话、文学素养等都拜此物所教,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感知世界的神奇之窗。在我工作之后,还因此创作了一篇非虚构散文《耳读》,刊发在《少年文艺》上。

再后来,外出求学的我第一次出远门,是大姨丈亲自护送前往的。在求学期间,他还给我写信,安慰我安心读书,不要多虑家里的事,一句“既然知道担心是没用的,那还担心什么呢”如同醍醐灌顶,一下子浇灭了我的焦躁之火,之后得以平心静气地求学。毕业后,又是他带我登门求人帮忙落实回乡从教的愿望,尽管没有如愿,但他对我的关照是那样及时、切实、暖心。

其实整个家族的人也都怀念他的种种好。大姨丈文化水平高,家家户户有大事需要记录人情簿的时候,他总是当仁不让,从不推辞,也从没有出过差错。哪家出了矛盾,往往也会请他出面调解。我后来听人说,他是当年公社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,他还开过钢筋拉丝厂、洗衣粉厂。

曾经约好,等我从陕西归来,要好好陪他聊聊西部见闻。我还很小的时候,老喜欢听大姨丈眉开眼笑地神聊他在外面闯荡的趣事,他是我心目中的神奇人物。现在可以换我讲给他听了。但,寻常人的生活里总有那么多无奈和慨叹。

慈爱的长辈对于晚辈的意义,不是给予舒适和富裕的物质享受,而是让晚辈们真切地感受到坚强、豁达、乐观、友善等美好品质;在人生路上,每每想到他们,内心就会充满力量。

谢谢你,外卖哥

◎杨雪凤

“五一”假期给我们的奋斗按下了暂停键,然而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仍在奔忙。

去年“五一”,本来计划好带儿子外出旅行,临要出发儿子却不舒服了,着急的我带上儿子赶往医院。经医生细心检查诊断之后,说是病毒感染,开了药就让我们回去。

在等电梯时,儿子说他想吃点饺子。我听到儿子胃口好,看来身体没有大碍,心里一乐,赶忙在美食平台上翻了翻附近的饺子店。有一家手工饺子店引起了我的注意,但一贯是“路盲”的我,没判断出饺子店该怎么走。

这时电梯开了,一位衣着整

洁的外卖哥与我们一同进入电梯,我突然灵机一动,向外卖哥询问:“你好,请问你知道这家饺子店怎么去吗?”一边说着一边拿我的手机给他看。外卖哥看了看我所指的饺子店,这时他手机里响起“嘟嘟嘟”的声音,估计是催促声。电梯行至一楼,门开了,我们一起出了电梯,我以为外卖哥会匆忙离开,然而他却停了下来:“我看一下你手机里的那个店名。”外卖哥并没有忙他自己的工作,而是耐心地为指点明方向。

我终于弄明白了。看着外卖哥离开的身影,我久久未能平静。

总有一些人,保持着内心的柔软,用行动传递着温情。就像这位外卖小哥,他在忙碌的工作中依然

愿意停下来帮助一个陌生人。他的举动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,也让我明白了温情的力量。

后来的日子里,我发现儿子好像长大了。他常常在乘坐电梯时为迟到的人按开门键,在地铁、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。我想,可能是那个外卖哥的温情有如电流一般在人与人之间传递。它传导给了我,也能传导给我儿子。我相信,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,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感受、去传递这份温情,我们一定能够将这份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又一个“五一”来了,那位外卖哥的身影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想真诚地对所有勤劳善良的劳动者说一声:“谢谢!”



母亲坚持做保洁

◎胡美云

母亲今年66岁了,在小弟家附近的小区做保洁已经将近5年。我们姐弟几个也由最初听到母亲要去做保洁时的生气、不理解、心酸难过,到后来渐渐理解、接受。

那天,我带着小女儿去看母亲,吃好午饭收拾好,母亲就带着我朝她上班的小区一路散步而去。路上母亲与我闲聊,也是三句不离自己工作的事,还安慰着我:“你不用担心,我这样上班也好啊。住这边又不像在老家能有邻居聊天,不做事只能在家里待着,连说个话的人都没有,快闷出病来了。现在上班了,一起做事的人年龄都差不多,还有能说话聊聊天的人。”

母亲说话时我只静静地听着,偶尔笑笑附和。

“和我一起上班的两个同事,她们对我真是太好了,什么都照顾着我,每天还帮我打水什么的。”母亲脾气好,事事与人为善,所以人缘好,这个我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。顺着她的话,我夸着她:“那也是你人好啊。”

母亲便像受了表扬的孩子一样,继续说着她工作中许许多多

这样琐碎而温暖的小事。很快我们便到了她做事的小区,路上和我说不不停,分明像个唠叨的老太太。到了工作的地方后,母亲的话很自然地少了,动作也显得更加利索,拿了工具就干起活来,我跟在她的身后要帮她做事,却被她制止了。

“我负责的楼层早被我搞干净了,没什么事做的,我就是带你来看看,顺便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脏的地方。”

母亲拿了一块抹布走进了电梯,我也跟着她进去了。她开始仔仔细细擦起了电梯门,一边擦一边和我念叨着:“这电梯门我昨天擦的时候放多了清洁剂,今天看着有点花,所以要再擦一擦。电梯门要擦得像镜子一样能照见人,才是合格的。”

听着母亲这样的唠叨,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在家里认真真教我们做事方法的母亲:“洗衣服啊,要用温水先泡一泡才能去掉汗味,领口和袖口的地方要多搓一搓。还有叠衣服,裤子裤脚要对齐,依着折痕叠……”

眼前的母亲,做事依然那么细致、那么一丝不苟,那电梯门上的哪怕一点点污渍,她都用心地去除着;

个别地方抹布擦不掉的,她就又拿了纸巾擦,直到擦到干净得自己满意了才停下。她又到处检查了一遍,感觉都可以了,才收了工具,带着我开始在小区里闲逛。偶尔碰到了熟悉的人,母亲便停下来与他们打招呼,还闲聊几句。

回去的路上,母亲依然说着让我不要担心的话:“你也看到了吧,我上班的小区还是不错的,住户们素质也都很高。主要我负责的楼层不多,我能做得下来的。要是做不动觉得累了,我自己就不做了,放心啊。再说啊,我要是真能做保洁做到70岁,也是好事,说明我身体好啊。”

穿着高跟鞋的我明显跟不上母亲的步子,母亲站在路边等着我,半开玩笑地笑我走得还不如她快。母亲的身旁是一朵开得正盛的花,那是母亲和我都夸奖好看的花。

想起那年刚听说母亲要去做保洁时,我和二妹劝母亲别去,她却不听。最后因为难过,我还怪起了小弟,怪他没有照顾好母亲,才让她生了出去打工的心。当时妹夫安慰我们说:“对老人孝顺,能做到顺着就是孝了。”

如今,对于母亲做保洁,我也终于释怀。